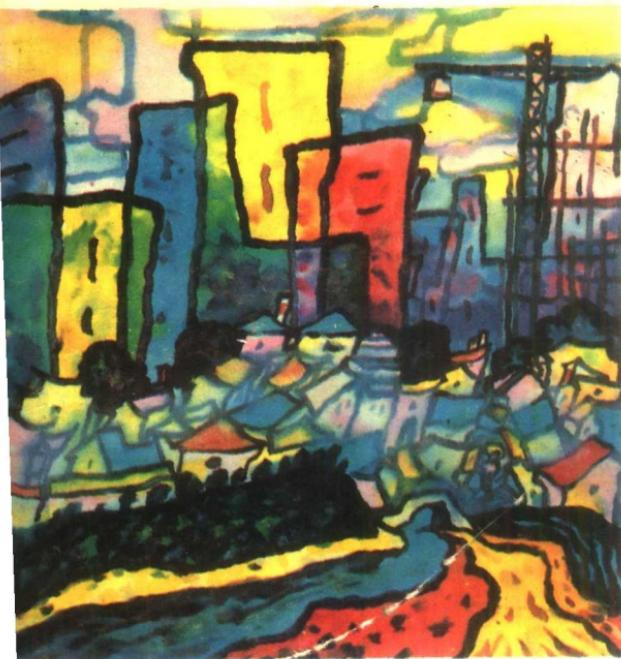


张致钧 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这里也有
人生哲学



这里也有人生哲学

• 张致钧 编 •

美术编辑：贾 愚
封面画：王延荣

这里也有人生哲学

张致钧 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875 插页：2 字数：150,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4,500

定价：2.50元

ISBN 7-5395-0180-2/I·116

目 录

植物篇	(1)
一、树木.....	(2)
二、花卉.....	(23)
三、小草.....	(54)
四、农作物、水果.....	(80)
动物篇	(99)
一、鸟、家禽.....	(100)
二、兽、家畜.....	(115)
三、昆虫.....	(119)
四、水生动物.....	(131)
五、综合.....	(142)
其他篇	(153)
一、日月星空.....	(154)
二、山川原野.....	(179)
三、溪、泉、瀑布.....	(187)
四、生活用物.....	(204)
五、科学的工具.....	(223)
六、工业产品.....	(229)
七、文具.....	(267)
八、人体.....	(276)

植 物 篇

一、树 木

——诗三首

〔树〕

生在高山，把水土留住；生在河边，把堤岸加固；生在沙漠，把荒凉驱逐；生在城乡，把环境保护……抗击风沙哟你是“长城”，降伏旱涝哟你是“水库”，铺筑铁路哟你是枕木，建造房屋哟你是梁柱……即便不幸被埋在地下千年万年，在逆境中也决不把年华虚度！变成乌亮乌亮的煤炭哟，用火把世上的寒冷黑暗驱除！

活着——为人民造福，死后——赠人类财富……这才是生命的意义哟，树——人生伟大的教科书！（杜新柱《树》
《辽宁青年》1980年第18期）

它们生来就热爱阳光，千枝万叶，都向蓝天齐抽；它们落地就不忘母亲，根根须须，深深扎进泥土。它们藐视横来的风暴，雷轰电劈，益发精神抖擞；……

立志当梁做栋，准备去支撑大厦高楼；但是，要它们去做火柴，也毅然决然，去照亮宇宙。（雷抒雁《大树礼赞》
《安徽文艺》1978年第5期）

警惕啊，树！——牵牛花爱你，想借你的身架，抬高它

自己的花。（范方今《大自然的启示》之一 《吉林青年》1980年第8期）

树，一到人间，就始终挺立着，伸直腰杆，永远向上，向太阳；

头上压着大石块，也要在缝隙间顽强地多方探索，搏斗，争阳光，寻找可以昂首直立的空间。

.....

在冰雪寒风中，就象完全枯死，但它的根坚植在深广的地层中，不忘记从地心吸取无尽的热，不忘记有永不干涸的水源拥抱它，只待春天，它要再现常绿的本色。

.....

树，热爱人间，一年年从心底端出最绿的绿叶，又全部扔掉，象修改设计，严要求，毫不吝惜，直到全身的汁液完全枯竭，最后死了，也仍旧庄严挺立。（杜运燮《草和树四首·树》 《诗刊》1984年5月号）

我有含苞欲放的花蕾，就献给大地以芳香；我有甜蜜甘美的果实，就献给世间以果浆。

如果只是一根普通的木头，那就让我权作承重的檩梁；我的爱早已在年轮里凝聚，愿绿色的事业更加蓬勃兴旺！

（马君伟《树之恋》 《红岩》1982年第1期）

假如我是一棵树／将任随园丁把我栽种／不论是荒野还是山谷／不论是丘陵还是沙漠／我都将把根扎得很深／长出叶子碧绿、碧绿……

假如我是一棵树／我要做一棵有顽强生命的树／雪压，
决不低下头颅／霜欺，依然花开似火／风吹，站稳脚根不摇
晃／雷劈，紧贴大地的胸脯。 （孙建中《假如我是一棵树》
《新疆青年》1980年第5期）

呵，果树！你不会忘记吧——蜂儿曾偷过你的花粉，虫
儿曾蛀过你的果实，那阵阵贪婪的秋风，更把你枝上的叶
儿，全都掠光了！

只有坚实的泥土，一直在保护着你扎下的根…… （梁
谢成《飞絮集·果树》 《长春》1980年3月号）

吸入的，是有害的废料；吐出的，是新鲜的氧气。贫瘠
的土地上，也舒根张枝！

是栋梁之材，能将万丈高厦撑支；是如椽之笔，书写着
无尽的春意。

啊，参天的大树，纵然是沉沦于地层，也化为不朽的煤，
把光和热藏在深深的心底！ （朱恩明《大树》 《安徽文
学》1979年第4期）

我站在一株高大的病树前，久久凝视：枯萎的枝干、残
黄的叶片、可怜缩小的树冠。它，曾经和我一起长大，经历
过幸福的童年，饱吮大自然赋予的营养、水分，现在，病弱
的躯体，失去了往日的尊严，正发出痛苦的呻吟和哀叹……

啊，树洞，在它笔直的躯干上，裸露着一个深深的树
洞。黑黝黝，肉体已经腐烂，血脉早已中断，黑褐色的腐殖
质，在树洞中盘居、充填，瘤菌象无数把尖刀，扎向深层，

高傲地抬起头，仰着脸。这万恶的树洞，摧残了树的肌腱、骨骼，毁灭了生命的绿和根，豆蔻年华，已成为过眼云烟……

树洞，是警钟，震惊了生灵，“从小防微杜渐”就是它所给予的深刻启示。　（王鹏甲《树洞》　《辽宁青年》1984年第14期）

虫折磨，寒侵袭，始终紧紧地护着树体——忠于职守，坚定不移。　（尹峰《树皮》《青年科学》1983年第2期）

即使是一棵巨大的树，而且向四面八方根都扎得很牢，如果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大风就能用暴力连根拔掉。但是站在一块儿的树木，向四面八方根都扎得很牢，因为它们站在一块儿，狂风就没有法子把它们吹倒。　（〔印度〕《五卷书》第248—249页）

〔松、柏〕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子罕》）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三国·魏〕刘桢《赠从弟》　《华夏正气篇》第23页）

你看它不管是在悬崖的缝隙间也好，不管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好，只要有一粒种子——……它就不择地势，不畏严寒酷热，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了。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除虫，也不需要谁来除草、灌溉。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

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叫人们在如盖的绿荫下休憩；在黑夜，它可以劈成碎片做成火把，照亮人们前进的路。……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陶铸《松树的风格》）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陈毅《冬夜杂咏·青松》 《华夏正气篇》第440页）

松柏四季常青，但绝不嘲笑桃李的短暂；
松柏笑傲风霜，但绝不嘲笑杨柳的柔软；
松柏高大挺拔，但绝不嘲笑小草的低矮；
松柏爱好幽静，但绝不阻止百鸟的喧闹；
松柏喜欢朴素，但绝不撕碎蝴蝶的彩衣；
松柏！松柏！你是革命者品格的象征，我赞美你！（余薇野《思絮·赞美你，松柏》 《青年作家》1982年2月号）

〔竹〕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清〕郑燮《竹石》）

一株竹笋，能够掀翻压在它上面的一、二百斤重的大石板。……那样稚嫩，却冲破了那么大的阻力，突破了那样严密的封闭，自豪地出土了。使你不得不承认，这本身就是件难以想象的壮举。（陈所巨《笋的联想》 《散文》1983年第10期）

柔嫩的笋，一旦冲破坚土，便告别了自己的保护者——笋壳，勇敢地在风雨中冲刺。

“它知道，如果始终把自己置于被保护的地位，那就永远也长不成挺拔的竹。”（王敦贤《星光集·笋》《长江文艺》1981年2月号）

追求光明，怎会甘愿被僵土掩盖；酷爱自由，怎肯屈从乱石的阻拦。伴着春雷，冲破泥石的禁锢，把一支支青色的利剑刺向寒天……（李四胜《春笋》《智慧树》1984年第3期）

竹，凌空向上，青翠葱绿，深深把我迷住。……“未出土时先立节，到凌空处总虚心”。一出世，你唰唰成长，节节粗壮，节节“虚心”，争先挺拔，直到成林。以自己的躯干为人类服务。……立节、虚心、献身——你的高风亮节，正是革命者特有的风度！（林泉《竹》《甘肃青年》1980年第7期）

〔梅 树〕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明〕王冕《白梅》）

把沸腾的热血，凝成了紫褐色的花瓣，让理想的芬芳，最先在寒冬里扩散……

让朔风在树上恐惧吧，任它发抖！任它嘶喊！让残雪在地上着急吧，任它暴跳！任它打转！

前面就是明媚的春天，你不怕！挺着坚强的腰干……后面就是绿色的队伍，你笑着，看溃败的寒冬一片混乱……

（马晋乾《腊梅》 《山西青年》1983年第1期）

梅是纯洁晶莹的象征，因为她选中了白雪作为情人。他们的爱，在寒夜中融和，阳光下，吐出一个绚烂的早春，
（王慧骥、王慧骏《零落的音符·梅》 《青海湖》1980年
1月号）

在冰封的大地上，雪盖的天下，你——梅，傲然逃出劲枝千万条，灿然开出满树花！横眉敢与风霜斗，挺身不畏冰雪压，经得住严峻的考验，炼就了坚硬的骨架。你有火一样的豪情：吃得苦！耐得寒！你有铁一般的气概：天不怕！地不怕！（希令等辑《冬之歌·冬树》 《青年科学》1981年第11期）

〔白杨树〕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象是加以人工似的，一寸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象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茅盾《白杨礼赞》 《茅盾全集》（12）第35页）

北方有佳树，挺立如长矛。叶叶皆团结，枝枝争上游。
羞与梧柳伍，甘居榆枣俦。丹青标风骨，愿与子同仇！
(茅盾《题白杨图》)

凭什么长得高高，靠根子又深又牢。
从不节外生枝，总是努力向上，集中力量攻克一个目标。
(刘维钧《微言寄语·钻天杨》 《新疆青年》1980年第9期)

〔柳 树〕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
出门俱是看花人。
(〔唐〕杨巨源《城东早春》)

柳树，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不需要过多的肥料，不需要精细的照料，只要有泥土、阳光和雨水，便可插枝成荫。

柳树，像个婀娜多姿的披发少女，妩媚动人。长得愈高，柳条垂得愈低，千万条柳丝迎着秋风摇曳，但是条条不忘根本，俯首面对着大地。
(吉传仁《草木赞·柳树》
《新疆青年》1979年第11期)

即使碎尸万段，对生活也不丧失信心；一旦插进泥土，
又扯起一片绿荫。
(王青松《鳞爪集·柳》 《山东青年》1982年第5期)

〔枫 树〕

我赞美红枫，因为她有斗风雪傲霜寒的不屈性格。时值

深秋，大雁南飞，草木枯败，秋风萧瑟；风刀霜剑可谓无情。唯有红枫，却越加鲜艳夺目，任你西风抽打，任你霜寒威逼，敢于红，红得有气魄，而且始终不改其本色。

我赞美红枫，就是因为她有一种朴实、廉洁的作风。她不象鲜花贪恋温室，索求水肥。山山岭岭，不论是阴面还是阳坡，土肥还是地薄，她都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而且红起来朴实、大方，不似红萝卜，红于表面。（希令等辑《秋歌·秋林》《青年科学》1981年第10期）

在那万紫千红的季节，我在春天只开了点黄褐色的花朵。

盛夏的粗风暴雨，把它打得七零八落。

但我心中蕴藏的烈火，并不是那么容易扑灭。在冰雪到来之前，它饱经风霜而化为红叶。（李长枝《红叶集·枫》《山东文学》1980年6月号）

〔榕 树〕

有时在榕树下乘凉，我就不禁想象：榕树真象那种智慧、慈祥、稳重而又饱历沧桑的老人！……象一个旷达的长者那样告诉他身旁乘凉的小孩（反正我们和他比起来都成为小孩）：“根是最重要的！你有了越多的根，你就可以吸收到越多的营养。你的根扎得越深，你和培育你的土地关系越紧密，你就越有力量了。一株真正坚强屹立着的树是不怕烈日、风暴、旱患、水涝的。你瞧我，我抚育后代的成长，不怕他们掩盖了我，我具有这样的胸怀，任何从我的身体分出去而成长起来的小榕树，也都维护了我，壮大了我。”

〔秦牧《榕树的美髯》〕

我见过一棵伤痕累累的榕树，依然生长得非常美，每一片叶子都绿得发蓝，在阳光的映照下，满树好象垂挂着无数忽明忽灭的蓝宝石。我不知道这棵饱经风霜的大树抗衡过多少无情的刀剑，才赢得今天这种生命的繁荣。

我还看到惊动我故乡的大风暴，那是雷霆与闪电助阵的大风暴，榕树在风暴中是那样从容不迫，它那钢铁一样的躯干，镇定地屹立着，而它的枝叶摇曳着，有的被折断了。但是在风暴过后，我看到那些被打入地里的青枝，有的竟依附着泥土，独自重新萌动，复苏逝去的绿色。这失去母体的生命，不仅没有饥饿而死，而且执着地把自己发展成一个新的母体。……在一次空前的劫难中，有一棵榕树被狂风击倒了。……我看到，绿芽在这倒下的身躯里，纷纷崛起，接着，又长出新的嫩枝和嫩叶。青春，在这受难的生命中继续繁衍；琴键，在倒下的琴体中继续跳动。……使我意识到，真正伟大的生命进行曲，是不会死亡的！（刘再复《榕树，生命进行曲》《散文》1984年第1期）

〔石榴树〕

五月过了，太阳增加了它的威力，树木都把各自的伞盖伸张了起来，不想再争妍斗艳的时候，有少数的树木却在这时开起了花来，石榴树便是这少数树木中的最可爱的一种。

石榴有梅树的枝干，有杨柳的叶片，奇崛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最可爱的是它的花，那对于炎阳的直射毫不褪色的深红的花。单瓣的已够陆离，双瓣的更加华贵，

那可不是夏季的心脏吗？

.....

我本来就喜欢夏天。夏天是整个宇宙向上的一个阶段，在这时使人的身心解脱尽重重的束缚。因而我更喜欢这夏天的心脏。（郭沫若《丁冬草·石榴》）

在三月的风中，榴叶轻轻地唱着绿色的希望之歌。

五月的榴花，燃烧着赤热的感情之火。

八月的石榴，被苦涩的皮儿层层包裹。但是，就在这苦涩之中，孕育着：水晶般的榴米，蜜一样的滋味，火一样的光泽。（张德才《石榴》《安徽文学》1982年第1期）

〔白桦树〕

它，有着少女般俊逸的身貌，纯真的心灵；所以它不娇媚，也不多情；而是那样的质朴，真挚。

它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总是亭亭玉立，承受着风雪雷雨的袭击。它，没有那种诡诈的阴暗心理；而是和同伴们携手共勉，勇于进击，.....永远跳荡着和谐的旋律。（郭德福《白桦林》《江城》1982年第4期）

笔直，挺拔，一株株伸向高空；英武、坚强，一棵棵伸向太阳。.....不是一棵独立，孤孤单单，而是密密层层，成千上万；不是一株独秀，没有伙伴，而是成排成片，无边无涯.....

啊，白桦林，白桦林，你顶住狂风，不怕暴雨，靠的不

是一只手臂的力量，而是集体结成的绿色屏障……

（〔白族〕晓雪《东北山水·白桦林》《诗刊》1982年1月号）

〔桑 树〕

树有叶儿才漂亮，叶儿是树的衣裳，……桑树的叶儿更加美丽，但它不追求自我欣赏，它把一身碧衣献出，让人们把蚕儿喂养。……把绿衣献出就不美了吗？不，还是桑更漂亮，那些一毛不拔者和它相比，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苗得雨《桑赞》 《延河》1981年第2期）

它把生命的绿叶无私地奉献给蚕，蚕把它们化作银丝后再献给人类。

当人们赞美蚕的自我牺牲精神时，它毫无被埋没之感。来年，依然把生命的绿叶向蚕奉上。（王敦贤《星光集·桑》 《长江文艺》1981年2月号）

〔铁 树〕

坚硬的干，阔大的叶，你是一块有生命的铁。大自然是你的熔炉，千百年不断地陶冶。风吹雨打，皮开肉裂，你开花的雄心不灭。一旦开花就轰动世界，因为你费尽无数年心血！（纪宇《五色草·铁树》 《芳草》1980年第3期）

〔桃 树〕

不曾见你吐叶，为什么，清晨突然出现一片绿色的云？
不曾见你吐蕊，为什么，清晨突然出现一片红色的锦？